

国外 新形式 纪实文学 作品选

●〔英〕马 克·哈利莱 等著
●〔德〕克劳斯·灵德曼 译
李佳俊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封面设计：李士英

书 名	国外新形式纪实文学作品选
译 者	李 佳 俊
出 版 行	中国 国际 广 播 出 版 社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印 刷	中国 建筑 工业 出版 社 印 刷 厂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38 千字
印 张	6.5
版 次	1991年 2 月 北京第 1 版
印 次	1991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500册
书 号	ISBN 7-80035-696-5/Z·100
定 价	3.30元

序

吴 绪 彬

自从电视走进千家万户，广播受到严重的挑战。为争取听众，国外有些作者致力于广播内容和写作形式的革新，创造了一种融新闻、文学、戏剧、电影、音乐、音响效果于一体的纪实文体。他们叫feature，我们称作“广播特写”。其实，若不看人家写的是什么和怎么写的，单起个名不足以揭示其为何物。由于这一类文体的成功，外国（特别是欧洲）不仅出现了专门写feature的专业作家群，而且赢得了大批宁可不看电视而专听这类纪实广播的feature迷。

由于这种无论在新闻写作抑或是文学写作上都带有创新意义的样式至今尚未在国内介绍过，我们特将最近几年中在西方获奖的部分这类作品推荐给中国读者，特别推荐给从事新闻广播的同志以及专修采播的学员。这类作品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尖锐揭示社会问题，有助于读者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那里的人们的心态。又由于它综合运用了许多艺术手段，突破了传统的典型概括的方法，因而又能给传统文学创作注进现代意识，在创作方法上给以革新的启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谢文秀为引进这些新形式纪实文学作品做了大量工作，她本人和其他同志合作录制的《难以忘却的歌声》也获得了1987年第十届“柏林未来奖”鼓励

奖。这次出版这批被引进的作品，特请她对每篇作品写了“简评”，以帮助读者理解欣赏。

本书译者李佳俊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英文根底都比较好，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现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副编审。岁月悠悠，今年正届他退休之龄，值此他的译作出版之际，谨向这位为国家广播事业和出版事业辛勤劳作了数十年的老同志致以亲切的敬意。

1990年7月

目 录

- 纸盒区.....[英]马克·哈利莱(1)
- 遥远莫测的黑暗国土.....[德]克劳斯·灵德曼(31)
- 卡加拉——沙漠地区的最后一所学校.....
-[匈]卡达琳·柯娃瑞(49)
- 管弦乐团.....[奥]理查德·戈尔 乔格·蒂特尔(69)
- 心中的想望.....[丹]尼尔斯·彼得·裴艾尔·拉森(86)
- 春天招来了剪毛季节.....[澳]凯耶·毛特利(105)
- 问题.....[澳]凯耶·毛特利(114)
- 冰涯巡猎记.....[丹]尼尔斯·彼得·裴艾尔·拉森(129)
- 在第三次大战可能发生的地区.....
-[德]海尔默特·柯帕茨基(153)
- 结尾大欢喜.....
-[南]达柯·特拉立克 伊维卡·卡苏莫维克(157)
- 梦.....[英]迈克尔·魏克林(182)

纸 盒 区

（获1985年“柏林未来奖”表扬奖）

[英]马克·哈利莱

〔前言〕·伦敦市中心，泰晤士河畔铁路桥下，有一条街叫英班克门街，每天总有一百多个无业游民，铺开包装纸箱的硬纸卡，躲在上面露宿过夜。这使它获得了“纸盒区”的别名。

英国独立广播公司对伦敦地区广播的地方节目曾在1984年5月21日分两次播送了关于纸盒区的报道。因为这一天正是乔治·奥威尔《巴黎和伦敦的落魄》一书问世50周年。50年前，奥威尔曾在他的书里对露宿英班克门街头的流浪汉有所描述，时间虽已过了半个世纪，但看来时过而境未迁，如今那里仍是流浪汉的麋集之所。我台记者马克·哈利莱，也就是这个录音报道的制作人和主持人，曾深入地采访了那里的流浪汉。但他在他的报道里绝少发表个人的评论，而是以常住客们自己的叙述，使听众了解，今日伦敦的无业游民和奥威尔笔下已经过时的老派职业乞丐之间有什么区别。今日纸盒区新一代游民大多是邈邈的醉鬼，其中偶见女性出现。

报道的第一部分是在本台星期一晚八点到十点的“星期一见闻”的固定节目中播出的。马克·哈利莱以一夜时间采访了纸盒区的三位居民。当听众听完第三位居民的叙述，这一部分就随之结束。当晚十二点钟我们又播出了报道的第二

部分。听过第一部分的人，随着长夜的消逝，仍然可以继续分享作者的收获。没有听到报道的第一部分也不要紧，因第二部分开始时还要把纸盒区的概况，尤其是马克·哈利莱新结识的伙伴重新介绍给听众，不影响他们对整个报道的理解。

(一)

播 半个世纪前，乔治·奥威尔写了一本题为《巴黎和伦敦的落魄》的书，说的是欧洲两大首都的贫困和无家可归的游民的苦况。本周又有一本新书问世，这是桑迪·克雷格和克瑞斯·舒华兹合著的《依然落魄——重访奥威尔的巴黎和伦敦》。两本书都提到了伦敦市中心的英班克门街。50年前，这条铁路桥下的大街，曾是无家可归的人的露宿之所，至今仍是伦敦游民的栖身福地。稍有差异的是其中出现了妇女。主要是人们投宿街头的动机，与奥威尔写书时相比，已大为不同。我们的记者曾在那里作了比较深入的采访。

马克 各位听众，现在是下午五点钟，我正和住在英班克门街的三个常客在一起聊天。他们坐在铺开的薄硬纸板上，一面喝酒，一面在吃一天当中第一顿正经饭：黄油、洋葱、面包。在我们上方，正是火车来往的高峰时刻。三人当中，一个是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乞丐。他说，人家不留他了。

甲 他们就知道把我轰出来，却不打算找个地方收容我。除了纸盒区，我还能到哪儿去藏身？

马克 纸盒区——你是说咱们这儿。

甲 是的，这里就是纸盒区。按说，这么大的伦敦，还能找不到一块藏身的地方？可就是不成。这年头，他们顾自己还顾不过来呢。对不起，我要吃我的三明治了。我也知道，凡是经过这里的人都会朝我们看几眼，都要转转脑子：喂，这些人干吗非睡在这里不可？你看，论穿，我穿得不算邋遢，我们也不是蓬头垢面的那种人，我每天早上都把脸洗得干干净净。难怪人家弄不明白：这些人干吗、干吗、干吗非要在这里住？为什么纸盒区的住客常年不断？

马克 请问你是从什么时候起才没有家的？

甲 什么时候起？……噢，我刚从澳大利亚回来。我在澳大利亚住了九年。我回来是因为我跟我父亲合不来。我想，也好，回来就回来吧。你知道，我本来是想回——

马克 听口音你是伦敦当地人？

甲 是啊，伦敦东头赫克耐的。

马克 你个人感到前途如何？

甲 天无绝人之路。可是想时来运转也不大可能，要知道家里家外我们就是靠每周从社会保障局领来的27镑3便士。这是给无业者的救济金。

马克 这笔钱是专发给伦敦无家可归的人的？

甲 是的。

马克 同我说话的这个人穿得还是不错的。他已经喝过了量。一般人一个星期喝的酒也没有他今天一天喝得多。他说话的时候左一下右一下地“打谷子”，努力搜寻词汇。同他在一起的两个伙伴，都差不多30来岁，也都差不多是同样的酒鬼。一个是格拉斯谷来的苏格兰人，另一个，是女的，随身还带着一条狗。她说她从社会保障局

一个便士也领不到。

女 是领不到。因为要是我去申请那份钱，就得劳驾谁出面充一下我的丈夫。人家是不发给单身女流浪者钱的。

马克 你是说社会保障局什么钱也不发给你？

女 没错。他们除了叫我把狗放掉，住进旅馆，没说过别的屁话。可是请想想，要是我真的听了他们的摆布，这狗还不饿死了算？那是我亲手喂大的狗……记者先生，我得把我的名字告诉你，给我在电台广播广播。我叫史坦莱·芭瑞·梯伯丝。我还真有点为这个名字自豪：史坦莱·芭瑞·梯伯丝……我说到哪儿啦？这救济金，不是什么好拿的钱。每周27镑30便士，限你两周之内住进旅馆。眼下的旅馆关闭的多，剩下的又都客满了，你哪儿住去？两周之内你住不上，他们就改发日救济金给你。那是多少来着？3金镑27便士。（播：3金镑90便士。）瞧我这脑瓜，是3金镑90便士。这钱，住得上住不上旅店你先拿着。政府不是今天叫这家关门，就是明天叫那家歇业，弄得我们只好栖身街头……可我能抱怨谁？抱怨社会？抱怨撒切尔夫人？抱怨老实巴交的英国同胞？这不是人家的错，是我们自己，弄到这般地步，我们就会“再来它一瓶”，还会干什么？

马克 在这里住下的都是离开酒不行的吗？

女 虽说不是百分之百也差不离。十有八九都患了慢性酒精中毒症。跟中了邪似的，我们这些人，简直把灵魂出卖给“下一杯”了。

马克 这个女人的父亲以前就在这里露宿。那时女儿常来陪伴父亲；现在父亲下落不明。这里的人就成了她的亲属。她已经结了婚，不过她又说她丈夫不在本地，却领

走了她那份救济金。27镑30便士，一个便士也到不了她的手。而为了搬进旅馆找一栖身之所再去申请别的政府救济，她又受不了那些限制。不许养狗就是其中的一条。这狗名唤司麦琪，看上去要比它的女主人保养得好多了。

女 一个女人说什么也不该睡在大街上，他们总爱那么说。话是不错。可我怎忍心撒下我的狗。我又是那样爱我的狗。

马克 你说的“他们”，就是指社会保障局吗？

女 就是那意思。你不知道，那个钱我是领不得的。我一无所有，这辈子能称得上是属于我的财物的，就是这条狗。她是我的命根子，我崇拜她。这里的酒友都知道我这个脾气，有了点钱我总是先想到，该给司麦琪弄点什么吃了吧？逢到自己吃点什么，就是普普通通一块三明治，也是先惦记着狗。哪家旅店能容我的狗呢？哪家也不容，就是许可养狗我也不愿搬到旅馆去受那份限制。因为我不能不喝酒。每次我去旅店，他们总说除非不酗酒才让住进去。我哪受得了这个拘束？夜里十一点或是凌晨两点，一觉醒来，我要是不喝几口那是五脏六腑都要翻江倒海的。住上那样的不许喝酒的旅馆，将比蹲地獄还难受……可是住这儿呢，多么自由自在！各界人士我们都有机会接触。救世军、圣蒙多斯这两个慈善团体的人常来看望我们。麦克唐纳快餐店，肯塔基州烤鸡店还定好了日子把卖不了的吃食给我们送来。你听明白了没有？他们亲自送货上门，还不是因为……

马克 是免费的吗？

女 那还用说。他们亲自送货上门还不是因为体谅我们这些人无处落身，况且又确实没钱去饭店好好吃一顿。

马克 因此，通过慈善机关团体，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免费供给，如夹洋葱黄油的三明治之类。加上多多少少的政府的一些救济，就这样过活。英班克门街有几个女子，史坦莱·芭瑞·梯伯丝是其中之一。她不止一次通过社会团体的帮助去戒酒，但哪次也没戒成功，哪次她都中途开了小差，戒来戒去最后还是回到酒瓶上来……。

女 我是有过几次戒酒的机会，是我没志气，把别人的心都弄凉了。所有认识我的人，不再理我。到后来丈夫同我分居，人们更是避着我。我丈夫最后一次来看我时，他们不让我见他，也不让我回家。我这人从小人家就不待见我。还在我当姑娘的时候，那时我还不喝酒，过圣诞节，我给家里所有的男人每人送了一副耳环，我说：“嗨，小子们，拿去打扮吧！”这当然是忌讳的。得！混到今天，除了这里的男女酒友，我在伦敦举目无亲。所以刚才我说，要是连这些酒友再没有……（插：我们是相互有个照应。）我失去了一切。我曾有过一套舒适的房间，还有彩色电视。但谁能整天整夜一个人守着电视消磨时光？我孤独。我孤独——我一说您就能了解。我有个女儿死了，那是在1976年。不，是1973年。一场车祸，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女儿死去。从那时起，我染上了酒，还染上了吸毒。现在，吸毒是不吸了，可是酒，怎么也扔不掉，得了那种，就是你们说的慢性酒精中毒症。

马克 你过去吸哪些毒品，可以说说吗？

女 海洛因、美沙酮。真正的过瘾货。还有可卡因。还提它干吗？人是贱骨头，天长日久，什么都能对付过去。行人从我们身边走过，火车从我们头上经过，那么大的声响，我们也无所谓。在这里住久了，什么都会习以为

常。似乎这些噪音，也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人哪会需要什么噪音，我们真正需要的还是政府的关怀。希望他们能挪挪屁股，走下来看看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谁不需要有个家，有个体贴的男人？如说有什么需要，就是这个。

马克 能问问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女 嗨！也满有资格称得上一个社会事业家呢！开始我想在儿童福利方面干些名堂，谁知我后来染上酗酒和吸毒。我开过几家兼卖违禁酒的旅店，一直混到只剩下我孑然一身。自从我住到这里来，结识了一大批男女酒友。尽管我已经患了酒精中毒，可还是酒不离口。

马克 您既然知道喝酒的害处，为什么还舍不得撂开呢？

女 有人说有些人天生就是酒鬼。这话是有道理的。你若问谁谁谁是怎么染上喝酒的，谁也答不上来。可是这里面的三长两短我是知道的。比方说，你明天午饭时喝上一品脱。你敢担保这一品脱以后不会变成二品脱、三品脱、四品脱？你敢担保那个“上酒店买它一瓶去”的想法，备不住会挤走“该上班去了”的想法？这叫做一念之差。没人说得上来你是怎样越过那条线的。这是条很细微很不显眼的线。线这边是一般喝喝，线那边是大喝特喝，一直喝到酒精中毒。其实我们真心并不想要喝酒，并不想要吸毒——嘿！我嚷什么！——我是有点儿激动了……你知道，这完全是一种找寄托、摆脱烦恼的方式。比方说，每天醒来，本来，你是有这么个念头，“上帝，瞧我们多邋遢多招人讨厌”，刚要冒出来，可是你用“喝它一杯”来代替它，你就会立刻忘掉你是多邋遢，多招人讨厌了。如果有谁走过我身边时挺瞧不起地冲我

啐了一口。我就再来它一杯，这一杯到了肚里，我就把人家瞧不起我的事给忘了。这时我会感到通体舒坦，就是他踢我一脚，我也会微笑以待，对他说一声“你好”的。就这样，左一杯，右一杯，一杯一杯又一杯，我渐渐感到身体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等我的病成了形，再问我的伙伴，“来一杯怎么样？”连他都会犯犹疑，“还来呀？你行吗？”到这个时候，后悔也晚了……我们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找猎物似的找酒喝。我们之间有句行话，醒来彼此第一句便是，“你老兄销魂了没有？”

“销魂”就是指喝酒。

马克 噢，还有“销魂”这一说。

女 不错不错。为什么早上一醒必须先喝几口“销魂”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抖嗦得厉害。瞧，就象这个样子。我是管它叫“抖嗦”。你是怎么说的？

马克 怕是常喝酒的人落的病吧？

另一人插话 是这话。身不由己。那个抖法就象修路用的气钻。所不同的，我们用不着空气压缩自己就抖起来了。用刚才这位女士的话说，抖嗦也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不要以为喝个三口两口，不会得什么酒精中毒症，你一旦得了……你越是以为酒能消愁，你就会越往多里喝。你越往多里喝，你就越上瘾。这也跟吸毒一样。

马克 在奥威尔作品中称之为“游民”的人一般是不纵酒的。今天，也可以说是时代不同了吧，英班克门街的寓公们如今不仅酗酒而且吸毒。若是在那个时代，他们也许不会这样的。现在的人可以找到各种理由借酒消愁；忘掉自己身处何地啦，忘掉自己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步啦。等等。就如那个苏格兰人所说，只有酒才能使他暂时忘

却失去女儿的痛苦，否则那日子是不好排遣的。这些人就怕清醒，什么时候清醒，那往昔的种种不幸会全浮上心头。尽管纵酒是个无底洞，染上了这种嗜好是很费钱的，但是他们宁愿每天早上以自己的抖嗦和听到周围的闹声意识到自己还留在人间，面对艰难的人生，寻几个现钱买醉，以忘却尘世的污浊。

女 这纯粹是自害自。说是说，借酒消愁，在麻醉中忘去一切，但是人世的烦恼可以凭酒精消除得掉吗？明天早上，当一觉醒来，你不是还得面对这现实的世界吗？结果是双倍的糟糕。恶性循环！日子长了，等于把钱往大街上扔。一朝喝酒上瘾，千方百计你也要把酒弄到手。正如你一旦吸毒着了魔，为了弄点钱过瘾，什么事干不出来？！我跟你说，那下三赖的劲儿就甭提了。……

马克 这么说你也伸手向人家要钱吗？

女 我当然不是象男人家那样向人家讨钱，不过我也讨——或者说是赚，用女人所能用的办法去赚。有什么法子！我领不到社会保障局的救济金。如果这时候有个男子走上前来说，‘‘怎么样，一瓶酒的价钱，咱们到小巷背静地方……’’我就跟了他去。

马克 这样的事你隔多久干一次？

女 还不至于到习以为常的程度，但是不免要干。

马克 刚才你说，那样弄一回，才一瓶酒的价钱？

女 是啊，一瓶酒的价钱，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听狗罐头的价钱。

另一个人 别没完没了地叨叨了。夜里十点、十一点，请下来看看吧。你会看到百把十人沿街躺成一溜。这里各色人等什么样的都有，记者先生可以来开开眼界。

马克 假如我来同朋友们一起过一宵，这安全问题是否有保障？我是说哥几个能保证我的安全吗？

女 没问题。不过你最好挨着我们睡。我们有狗守着。这狗机敏得很，简直是我们的报警器。一有动静，它会立刻……

另一个人 放心吧，你会比住在诺克斯城堡更为安全。……喂，马克，我叫约翰。我的姓暂且不告诉你。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不愿意我的母亲知道我流落在这。她一直以为我住在一家店里。要是她知道了我住在这，老人家会受不了的。我父亲又有心脏病。……

马克 我们约好了今晚再见面，大家一起呆一宿，司麦琪卫士将和我们作伴。约翰也要从他的收音机里听到我们的节目，虽然他得腾出一只眼睛，随时注意从过路汽车里飞出来的玻璃瓶。

[音乐。]

歌 我已经得到自由
这是我的歌
这是我的生活
这是关于海洋的生活……

播 后来马克·哈利莱如约回到纸盒区，在那里同酒客们度过了一夜。您若要知道详情，请在今晚十二点我们的午夜特别节目里继续收听。

(二)

播 这是伦敦“纸盒区”的夜晚。人们对泰晤士河铁桥下的

这条嘈杂的大街就是这样称呼的。一百多个无家可归的人挤身在英班克门街头，尽力使自己能够迅速入梦。他们用来当作床垫的，是本地商店扔掉的包装纸盒。我们的记者马克·哈利莱，正同这条街上的三个老住户一起，为您作这次采访报道。现在的时间是夜里十点，马克看这里的露宿者差不多都有睡袋，他也弄来一只睡袋躺在里面，并且把鞋子垫在一块皱巴巴的麻袋片下当枕头用，免得别人趁他熟睡时把鞋子偷走。但是在纸盒区酣睡决非易事，还不光是因为即使过了半夜，泰晤士桥上的火车仍然来往不绝……

[交谈声。]

甲 躲开点，我不喝，杰克。我从不喝这种掺了水的次货。你请自便吧。

乙 穷毛病真不少，谁请你喝啦。

甲 少啰嗦，躲远点儿。我讨厌那种酒味儿。

乙 可我这是纯威士忌呢。

甲 那可就另当别论了。

乙 真不骗你。

甲 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将就，就是沾不得这种掺了甲醇的次酒。我劝你也甭沾，弄不好会被他们抓起来。

马克 这里许多人都喝这种违禁的酒吗？

女 还有不喝的？我同我丈夫就足足喝了五年，一直到我吐血。他们告诉我，再喝的话我会死的。

马克 所以后来你就不喝了？

女 喝！只是当众不喝罢了。

马克 你居然咽得下这种酒？

女 一般是咽不下，酒鬼就不然。听他们说得多漂亮，说甲

醇掺水的酒不喝罗，我对你说，人落到街面上过夜这份儿上，犯起酒瘾来，什么酒不能喝？！便宜么。好酒是有，喝得起吗？我们也知道喝那种酒是不合法的，完全不合法的。卖的人不合法，买的人也不合法。当场抓住的话，还会送到警察局去。

马克 这个女人是从北方来的，原先也有一份很体面的社会职业，是做酒的营业的。没想到干这行害了她。她什么都混没了，只落到孤身一人，唯有她的爱犬司麦琪陪伴着她。那条狗跟她睡一个睡袋。同她贴邻的两个床位，是她的两个精神伙伴，赫克耐人史坦和格拉斯谷人约翰。都三十上下，都嗜酒如命。如今伦敦无家可归的青年人有成千上万，尽管各人经历不同。老资格的游民对纸盒区的变迁了如指掌。据这个女人说，这里的条件，比起一二十年前，要好多了，

女 我们好对付——一块硬纸格褙，加上一丁点儿的好运气，就什么都齐了！就怕下雨。就怕去桥墩下躲雨，一躲多半夜。不然的话，随便找个好旮旯，铺上几张硬纸格褙，舒舒服服的一躺，剩下的事只差对老天说，“上帝啊，今晚可别下雨！”真要下了雨，淋个浑身尿湿，也是没辙儿。如今我们都置了睡袋。在这里露宿拿天空当被子是不成的。身体要紧。常时我还自己摆弄点吃的，不过这事我常支使过得着的老酒友去操持。时光不饶人啊，人上了点岁数，毕竟同年轻时候不一样了。上帝保佑，慢慢地熬吧，到哪天搬进真正的房子里去住，就好了。不过这些年来这里变得还不错，猛一看还真有点儿法国萨瓦的情调呢。

甲 你倒是快点，哈来。再给我一块。你干吗不给我放点